

热点话题 纪赞

民族、翻译与族群文化的敏感性

最近《联合早报》连载本地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的中译长文《何谓新加坡华人》(What Does it Mean to be Ethnically Chinese in Singapore?) 首先应该注意, 这是王教授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耶鲁—国大学院于月前一次公开演讲的讲稿, 而非特别讲究遣词造句准确性的学术论文。其次, 原讲座使用的语言为英语。这两点, 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讨论非常重要。

演讲中, 王教授抓住一个对于新加坡的历史与现实情境皆具重要意义的议题。他将新加坡的“华人”与“华人性”, 置于一个放大的东亚与东南亚历史脉络中加以梳理, 也只有通过追索这两个相互依存概念的形成与演变, 才能凸显如何处理新加坡华人的历史文化遗产, 以及对这一特殊群体要如何方能自我定位。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 因此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自我认同, 就与新加坡的国家精神构建密不可分。但这个华人主体, 却又处在一个非华族文化为主的东南亚区域之中。并且, 在新加坡华人以及其他种族立国的过程中, 远洋贸易与欧洲文明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并且为新加坡的立国提供了制度性架构基础。在这个新加坡国家建设的漫长征程中, 在民族主义精神驱动下的华人群体,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势崛起, 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又与中国的发展有着微妙的联系。

在这个异常深邃的讲座中, 王教授提出了很多问题, 尤其是新加坡华人性的复杂性, 因为它牵涉到太多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地缘上的纠葛。无论如何, 他还是指出新加坡立国的非凡原则, 即在华人占主体的情况下, 仍奉行多元平等的原则。

即使如此, 讲座之中的若干与民族相关的内容, 还是轻易挑动人们的感知神经。这也彰显出民族问题本身的敏感性。4月13日《交流站》刊出了曲英丽所撰的《反驳“汉人不抗拒外来统治者”论点》, 用相当重的语气, 批驳王文之中的“汉人不抗拒外来统治者”说。

我翻检了原文, 在汉译之中, 小标题为“汉人不抗拒外族统治者”, 对应于英文原文的“Chinese accepting of foreign rulers”; 正文之中有“几个世纪

在新加坡今天的现实情境里, 对华人族群的任何整体评估, 依然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在英语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 所可能失掉或者扭曲的内容, 再加上不经意的口语, 往往就会成为社会舆论的引爆点。

以来, 汉人都不抗拒接受非汉人的统治”对应于原文“Through the centuries, the Chinese were prepared to accept rulers who were not Chinese”。让曲英丽非常愤怒的关键词是“不抗拒”, 因此花费了大量篇幅来描写汉人反抗外来入侵者。

曲文有些细节当然有误, 如提到满族人屠杀让“汉族人口锐减了80%”, 就明显无法与中国人口史的主流学术研究相符。但就总体而言, 具有民族主义传统且对自己文化非常自豪的华人, 确实有相当激烈的抵抗外侮的传统。新加坡华人抗日的悲壮历史, 就是很好的明证, 并且这种情感也成为新加坡立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潜在思想资源。

不过, 我个人感觉汉译之后, 未能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精确反映王教授原意, 也是激怒曲金丽的原因之一。如果是我, 可能会将小标题译为“华人容受外族统治者”。但无论如何, 在正文之中使用“be prepared to”则确实有“不抗拒、有意愿”的意思。我只能认为这是演讲之时措辞不够严谨之故吧。

王教授讲座中之所以花费如此心力, 来阐述在过去1000年中, 中华文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处在异族统治之下, 是为了表明中华文化本身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些异族虽然统治了中国, 却最终接受了中华文化、制度与精神特质等, 并就此重塑了中华文明的面貌。王教授是希望以此来消解民族主义排他性的死结, 并以此来更为深刻地识别新加坡“华人性”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多重维度, 重点当然并不在于华人作为群体, 是否曾经反抗异族压迫。作为一位在中国古代史也卓有建树的史学大家, 王教授当然对此一历史耳熟能详。

即使如此, 从引发争论看来, 我们依然可以发现, 在新加坡今天的现实情境里, 对华人族群的任何整体评估, 依然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在英语翻译为汉语的过程中, 所可能失掉或者扭曲的内容, 再加上不经意的口语, 往往就会成为社会舆论的引爆点。民族主义固然是推动新加坡国家建立背后的无声力量之一, 并且在今后的国家建构中仍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对民族问题稍不留意, 就会平地掀起社会之中的扰攘。

作者是文史工作者、宗教研究者